

# 擂鼓三通

# 棉中母校复办了

## 意如香

## (一)

**“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华校被标封 有朝一日复华校 对我遗像鼓三通”**

引言：棉兰《棉华中小学》于2018年7月16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，这不单是苏北棉兰华教的一件重大创举，也是标志着印尼华文学校，浴火重生真正复苏的象征。“擂鼓三通”——可以告慰全印尼华校过世的师长们了！在这幸福的时刻，回首往事，深信对印尼各地的华教工作者会有所裨益。展望未来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努力挽回华校昔日的辉煌，将使我们不忘初心，更加满怀信心、众志成城地把印尼各地的《三语学校》，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“华族文化的摇篮”。印尼华教前辈奋斗一生的余志，让我们共同接

力，传扬继承，齐心协力奋勇前进！

**一 乌云密布暗千岛，劫后余生话沧桑。**

那是1965年“九三零事变”后。一场政治风暴席卷，凉飕飕的阴风吹遍了千岛大地，落叶萧萧，腥风血雨，人头落地，处处人心惶惶。人们骤临激变，一时间深感措手不及，诚惶诚恐，都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。

两年前，时年22岁的钟老师与爱人许老师，在棉兰棉华中学高中毕业后来到了小岛教书。这时岛上来了大批军团驻守，开始清洗左派分子，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每天都看到带上手铐的男女政治犯被押解过街，提上临时军事法庭。不久，又一批一批地押解上小气艇，向一个荒无人烟的野猪岛(Pulau Babi) 驶去，据说都一一处决了。后来，那野猪岛再也没人敢靠近。

恐怖气氛笼罩着小岛，人们慑服于强权，三缄其口。此时华侨总会属下的中华学校，老师们都深感度日如年，教学气氛深受影响，师生们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。政治气氛紧张，呆不下去了。那年年底假期，钟老师与爱人乘坐小汽船离开了小岛回棉兰去。一路颠簸，一天一夜后，船驶进阿沙汗河口，全船人都惊呆了，只见河面上飘浮着无数的男女尸体，有断头缺脚断手的，其中一具魁梧断头的男尸体，被搁浅在红树林树根间，尸体被河浪冲打得遥遥晃晃。许老师紧紧依偎着钟老师，内心仆仆跳，毛骨悚然，看得目惊口呆。到达阿沙汗港，乘客们纷纷带着行李离开船舱鱼涌而去。钟老师找来出租车，与爱人随即上车向棉兰方向驶去。沿路，只见不时会有军车载着一群暴徒，手持利器喊打喊杀，一路飞奔，不知那家又将遭殃了……

抵达棉兰，钟老师与许老师暂住亲戚家，后来再也没回小岛去。钟老师被安排任教于母校棉中下午班初中部，教授文史科目。许老师被安插进工农小学教书，两人开始了在棉兰非常时期的教学生涯。钟老师与几个年轻教师如：杨老师、林老师、刘老师、陈老师、潘老师、李老师、温老师、许老师等，和几个前辈教师李廉祥、李炯安、陈伟芳、李照芳、汪洋、水世元老师等，被安置临街居住在Sambu 村教员宿舍里。与师长们生活在一起，倍感亲切，心里踏实得多了。

**二 棉中母校被封闭**

不到一年。1966年间，政局更加动荡，印尼军人政权指责诬蔑中国幕后支持印尼共反叛，一时排华反华浪潮汹涌，到处都在烧、杀、抢，人心惶惶，华人都被看成是中共的“第五纵队”，被列为红色危险分子受监视、限制、歧视，多方逼害。过后，苏哈托军人政权正式颁布了接管封闭全国所有的侨校与侨团，以及一律封闭华文报。1966年3月26日，苏北华人的最高学府“棉华中学”，在大批军警庇

护下，一群所谓的大学生，如暴徒般撞进棉中校园来，强行霸占封闭了。那天下午四点多，钟老师上完最后一节语文课，李公我代校长沉痛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惊人的坏消息，叮嘱大家有秩序地集中在广场，他激动地说道：“老师们！同学们！我们的棉中母校被无理霸占了！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天！但他们只能霸占母校的躯体，却永远不能霸占我们内心里的棉中华夏情！他们强行霸占棉中是非法的，我们保留收回属于我们学校的权利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追求真理，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化整为零，继续保持联系，坚持学习华文，坚持讲华语，开展家庭补习班，弘扬中华文化！永葆“棉中精神”！大家要临危不乱，要让暴徒看清楚：我们中华儿女坚韧的民族气概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魄。我们的“棉中精神”——永远不屈服……”

暴徒头目高声嘶叫：“不许讲支那话！……”

暴徒头目高声嘶叫：“不许讲支那话！……”

暴徒头目高声嘶叫：“不许讲支那话！……”

暴徒头目高声嘶叫：“不许讲支那话！……”



**多达50余万华人 被苏哈托的部队屠杀**